

東坡烏臺詩案
龍筋鳳髓判(二)



詩 讞

周紫芝錄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詩讞

宋 宣城周紫芝少隱錄

按東坡先生年譜云元豐二年己未先生四十四歲七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何大正舒亶諫議大夫李定言公作爲詩文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無所畏憚國子博士李宜之狀亦上七月二日奉聖旨送御史臺根勘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追之過南京文定張公上劄范蜀公上書救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時獄司必欲置之死地煅煉久之不決子由請以所賜爵贖之而上亦終憐之促具獄十二月二十四日得旨責檢校尙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按舒亶論公云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造物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議鹽鐵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聞見錄云李定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蘇子瞻以爲不孝惡之定以爲恨後遂劾子瞻作詩謗訕朝政云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予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鞠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衆人曰蘇軾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

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東坡云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予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子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予乃出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尙諷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諫而涉于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篤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

山村絕句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

識案此詩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髡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刀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

又

老翁七十白腰鎌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識案此詩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數

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

又

杖藜裹飯去忽忽，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謝案：此詩意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于城中浮費使卻。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小子弟，多在城市不著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塔前古檜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雲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閒惟有鰲龍知。

石林詩話云：元豐閒，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深罪之。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閒惟有鰲龍知。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地下之鰲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王定國聞見近錄：王和父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鰲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鰲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亦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

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寬言耳。子厚曰：寬之唾其亦可食乎。

胡荅溪云：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閒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東坡答云：王安石詩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爲之一笑。

贈孫莘老

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識案：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之。某是曉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

又

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鱣。作堤捍水非吾事，閒送苕溪入太湖。

識案：某爲先曾言水利不便，卻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與水利之人，以譏水利之不便也。

秋日牡丹

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閒花得少休。

識案：杭州一僧寺內，秋日開牡丹花數朵，陳襄作絕句。某和之。此詩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閒

花比小民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閒也

寄子由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鰲丞。
讞案某初到杭州寄弟轍詩。此詩云眼看時事力難任。時事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也。言已才力不能勝任。意亦是譏新法事煩難了辨也。

八月十五觀潮

吳兒生長狎濤淵。昌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讞案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昌利忘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爲貪官中利物致其閒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某爲主上好興水利。因作此詩。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譏興水利之難成也。

和李常韻

何人勸我此閒來。絃管生衣甌有埃。綠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珍。爲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

讞案李常寄來字韻。某依韻和之。此詩譏新法減刻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釜甌有塵。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饑饉之甚。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題風水洞

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石。團團羊角轉空曷。馮夷窟宅非梁棟。禦寇車輿謝轡街。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

讞案。熙寧七年八月望。遊杭州風水洞。留題此詩。云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意謂朝廷行新法之後。世事漸以艱難。小人多務譏謗。某思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棄官求隱居之地也。趙彥才詩註云。蓋言世態可厭。欲從馮夷之水居。禦寇之風馭。爲可以脫譏讒也。詩集作欲出。讞案作吾欲去。今從讞案。

和劉道原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鳥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讞案。和劉道原見寄詩。意謂劉恕有學問。性正直。故作此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敢向清時怨不容。是時恕自館中出監稅。言非敢怨時之不容子也。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以比之。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以比恕之直也。又使韓愈云。冀北馬羣遂空。言館中無人也。嵇紹昂昂如獨鶴在鷄羣。又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衆人爲雞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意言當今朝廷進用之人。雜處如鳥之不可辨雌雄也。

習射放鷹

青蓋前頭點皁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効一揮。

識案。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此詩。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本是書生。卻善用兵。意以此自比。言聖朝若用某爲將。不減謝艾也。

和劉攽韻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繯守向誰親。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

識案。熙甯九年。劉攽寄秦字韻詩與某。尋和之。此詩云。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

又

十載漂然不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出。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識案。劉攽聞人唱某小詞。作詩相戲。某和之。此詩引賀拔甚以錐刺其子舌。戒以言語事以戲攽。又不合引王舒狂言爲王敦炙其眉事。以自比。以譏時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和李清臣韻

五斗塵勞尚足留。閒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

讞案弟轍時在徐州。李清臣於詩後批云。可求子瞻共和。某次其韻。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誅之。朱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足矣。龍逢比干皆因諫而死。某爲屢言新法。不蒙施行。不合以朱雲自比。意言聖明之世。必無誅戮之事。故云未許朱雲地下遊。王粲是魏武帝時人。因天下亂離。故粲在荊州依托劉表。在登樓賦中有懷鄉思歸之心。意亦欲作此賦也。

送李清臣

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甯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讞案李清臣差修國史。賦詩送之。某於仁宗朝曾進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秦之過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某妄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清臣於國史中載所進論。

司馬君實獨樂園

元城先生語錄云。老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不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事自比。唐晉閒人以救其弊也。胡荅溪云。元城所爲謂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者。意謂金陵也。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杯盤。尊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我不舍。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緒。撫掌笑先生。年來學暗啞。

譚案。司馬光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意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終當進用。光意亦譏朝廷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卻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古今詩話云。東坡獨樂園詩。只頭四句已多說盡。便可以入圖畫矣。

胡荅溪云。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于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壁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來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上夜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聊舉其四詩。他之類此者甚衆也。

送劉放通判秦州

詩 識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中。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回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簾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識案。此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中。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學阮籍口不臧否人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也。

送曾鞏通判越州

醉翁門下士。難選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樵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梁。樂生老思燕。那因江旂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鯨。識案。曾鞏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得然字韻。此詩云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蟬。以譏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偏隘。喧亂如蟬。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鯨者。以比曾鞏賢才也。後漢黃憲。汪汪如萬頃波。言安得有度量如黃憲者。以容養此宏才也。熙甯五年。某寫書東寄曾鞏。言賦役毛起。鹽法峻急。民不堪命。以譏新法青苗助役煩碎如毛。及鹽法峻急不堪也。

留題風水洞

春山礧礧鳴春禽。此閒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閒不可無君語。金鷗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漏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山城三日尙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謝案熙甯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游杭州風水洞。節推李泌知軾到來。先行三日。留彼見待。某到彼于壁上留題詩。末句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意以譏諷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

先生詩話云。舊續蘇子美六和塔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乃略出。不食復入。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

和劉道源寄張師氏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謝案此詩譏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以仁義爲捷徑。詩書爲逆旅。但爲印綬爵祿所誘。則假捷徑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又言小人之顯祿位。如鴟以腐鼠嚇鵲。其溺于利。如人之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用處。元豐二年。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在南京。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肝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在。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

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爲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讞案所載不止此。餘長篇詳見別集刊行。

御史獄中遺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本序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府吏稍見侵。自謂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翰林蘇公以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屬吏。十二月二十七日獄成。有旨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公就逮百有餘日。凡御史追捕訊鞠之辭。率坐詩語譏謗。故當時款牘好事者往往爭相傳誦。謂之詩讞。予前後所見數本。雖大概相類。而首尾詳略多不同。今日趙居士攜當塗儲大夫家所藏以示予。比昔所見加詳。蓋善本也。初東坡以湖州謝表獲罪於朝。監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輩交章力詆。皆以公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宜大明誅罰。以厲天下。於是始有殺公之意焉。神宗皇帝以英明果斷之資。回羣議於恂恂中。賴以不死。余頃年嘗見章丞相論事表云。軾十九擢進士第二。二十三應直言極諫科。擢爲第一。仁宗皇帝得軾以爲一代之寶。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後世以謂陛下聽

諛言而惡訐直也。舊傳元豐間朝廷以羣言論公獨神廟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當時讞議以公一言而決嗚呼誰謂兩公乃有是言哉義理人心所同初豈有異時論事有不合焉紫芝書